

家庭相册



留守儿童日记

□张金刚 文/图

回家看父母。一进门，上初一的侄子便高兴地迎了出来，蹦蹦跳跳去喊下地干活的奶奶。一个人无聊，便随手翻开了摊在炕上的本子。读着侄子一段段内心独白式的日记，确切地说是一封封写给进城打工爸妈、却根本寄不出去的书信，我五味翻涌，一阵心酸。

“爸妈，我今天犯错误了。咱村小亮与邻村同学，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争吵、扭打在一起。我本来不想参与，可劝不住。眼瞅着小亮使眼色让我帮忙，我无奈动了手，把那位同学打青了脸。吃过晚饭，我以一起做作业为由骗过奶奶，被小亮喊去打电脑游戏到十一点。爸妈，儿子不是坏孩子，只是因为太孤单，不想失去小亮这个朋友，才跟着他跑。请爸妈原谅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”

“奶奶年纪大了，胃疼的老毛病时好时坏。放学回家，正巧看到奶奶蜷缩在灶台边，发出微弱的呻吟，我吓坏了。简单问过，帮奶奶服下药，扶她上炕躺下。在奶奶轻声的指导下，我竟然破天荒做了一顿饭：熬稀粥、馏馒头、炒了鸡蛋、拌了黄瓜。端给炕上的奶奶，盛给忙碌的爷爷，我暗自骄傲。爸妈，别笑我得意，我突然感觉长大了，可以帮爷爷奶奶干活，帮你们照顾他们了。”

“小亮过生日时送我一块蛋糕，真羡慕他有个跑出租的爸爸。虽然挣钱不多，还经常打他，但每天都能在家陪他，能陪他过生日。而我，爷爷奶奶除了干活、做饭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一块。跟他们一起看《樱桃》，我也犯了傻，心想如果我的爸也瘸、妈也傻，那便可以在家陪我了。想完，我很难过，骂我傻，没出息。爸妈，别怪儿子，只是

太想你们了，一年见一面的等待太漫长了。”

“去年，爸回来收夏。放下行李，您便抄起镰刀，冲进了麦地。趁周末陪爷爷奶奶一起割麦的我，先是一愣；随后冲您一傻笑，便也学您脱掉上衣，光着膀子干起来。汗水直流，麦子划着胳膊，可有您在一旁，我便有了力气。您黝黑的胸膛和我白净的肩膀一对比，我不好意思，却很心疼，知道您一定在城里吃了不少苦。第二天，大雨，你们分外着急。我却暗自高兴：这下爸可以趁着雨天睡个安稳觉，也能多陪我一天了。真希望，今年爸您还能回来，我的身板已经很结实了，要不回来比一比！”

“妈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。她离我座位不远，很清秀，是学习委员。每天，我都会偷偷瞅她几眼，似乎这样才能安心。有时，我会故意找些难题，求她给我讲解。她讲得好，声音也好听。有一回做梦，我还拉了她的手。妈，我很苦恼，我是不是早恋了，会不会影响学习？我不敢和她说，更不敢和老师说。想和你谈，你又不在了。我只有写出来，告诫自己：别犯傻，别冲动，以学习为主。希望明天少看她一眼。”

厚厚的本子，松松的一沓，写满了侄子想要和爸妈说的话，记录着侄子留守在家的小痛苦、小烦恼、小甜蜜，还有略显幼稚的小心思。与父母一起吃饭时，我问侄子：“叔叔和你爸一起投资，在咱村办个小养鸡厂，这样你爸就能一直在老家陪着你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侄子眼睛都亮了：“真的？拉钩！”四个字，看出这小子乐疯了。其实，他不知道，我是偷看了他的日记，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我身边的医疗卫生站

□韩汝宁

我是一个集老弱病残于一身的，最关心身边的医疗卫生事业。我居住的这个院内分散着隶属于不同机关的宿舍，哪个单位的医务室也不接待外单位人员，当居民有个头疼脑热就只好去医院。虽然只有两三站远，可是交通十分不便。行动困难的老弱病残，想在家里量血压、注射，就只好求助邻居中的医务人员，至于化验、输液，更是连想都不敢想。

有一次，我因胃炎想打一针葭苈硷，但是居委会主任问了许多人，还是没有寻到一位会注射的。后来，只好搀扶着一位76周岁的退休医生走进我家。她双眼已完全昏花，手脚都颤颤巍巍，我宁可忍受胃疼，也不敢让她给我打针。

居委会投资1万多元，修缮改造了两间年久失修的旧房，经过施工装修、消毒改造，一个月后，“朝阳庵社区卫生站”就正式挂牌了。展览路医院派来了三位医护人员。从此，我可以不去医院，就能量血压、注射、输液、做心电图、抽血化验了，打个电话，卫生站大夫或护士就可以上门服务。老弱病残的居民，不仅生活方便了，生活质量提高了，而且在我患危重病时，它救了我一命！

2005年10月，我因突然憋气去医院看病，急诊科没发现严重问题，就在第三天又去呼吸科看

门诊，医生认为可能是肺栓塞，但进一步做CT扫描和超声心动检查，却预约在三天之后。医生开了消炎药，让我先回家输两天液。我当时尽管觉得特别难受，但并不知此病之危险，家人更毫无这方面的医学常识，甚至认为我有些小题大做、小病大养。

这时，我只好请社区方雯英大夫和韩美琳护士到家里输液，她们一看就说我很危险，让我不要输液了，立即回医院，并再三叮嘱，千万不要拖延。我尽管半信半疑，但还是重回医院急诊科，被安排立即照了CT。

放射科的小伙子医生照完以后，二话不说，就一句“跟我来！”接近急诊科时，这位医生已经返回身来，带着两三个医护人员，推着一张病床迎接我们来了。大家迅速把我们送入抢救室，立即给我插上氧气，连接上各种监护仪器，开通静脉通道。医生认为必须立即溶栓，怕再晚一会儿，肺动脉就全部堵塞，就救不过来了！当溶栓的药液滴进我的静脉以后，医生才告诉我：如果我再晚一步，可能就停止呼吸了！医生问我：“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？”

“是我们社区卫生站的大夫和护士，让我们马上来的！”妹妹答复说。“你回去好好谢谢你们社区的大夫吧，多惠哪！”急诊科的许多人都这样叮嘱我。



我在抢救室里度过了三天两夜，然后转往重症监护病房。亲眼看到一位同样患肺栓塞的病人，因来晚了，在急诊室里等待输液时，突然倒在地上，抢救人员赶到，已经身亡。是卫生站的大夫救了我一命！

如今，卫生站的房子，已经从50多平方米，扩大到180平方米，医务人员由3人增加到7人。除了看病，他们还定期给居民讲卫生医疗、保健知识；人民医院的专家，也来卫生站出诊；实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以来，参加医保的人员，可以在卫生站享受到医疗服务中的许多优惠，大大地提升了社区所有人员的生活质量。

更可喜的是，我们地区的展览路医院，已经挂牌为“北京市第一康复中心”。我们不仅要有病治疗，而且病后还可以进一步去康复锻炼。如今，家庭医生制度，又即将在社区全面开展，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了。

我相信，今后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我们整个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、变化也必然会更大更好！

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呼维民一看，暗叫不好，这伙人显然是用秧歌表演的方式上访来了。他多次见过各种方式的上访群众，但是采用这种方式，还是第一回看见。

屈则鸣花伞一招，众人就要开演。令行止喝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屈则鸣说：“我们在要饭，不可以吗？饱吹饿唱，哪条规定不允许老百姓上街要饭？现在企业拖欠了工资，我们没饭吃，找市场不灵，找市长要吃的。”

说着，屈则鸣挥动伞盖打着响环，唱起了秧歌：

“出力流汗忙一年，临到年关苦难言。

企业欠我血汗钱，不上门他不还。”

令行止说：“你们不要在这里胡闹，省委领导在里面休息，你这是在存心扰乱秩序知道吗？快走快走，散开，散开！再不走，我叫警察来！”

屈则鸣不理他那茬，接口唱道：

“裤裆里放炮仗吓球一跳，原来是令市长亲自驾到。

黄世仁反倒说杨家胡闹，欠下的血汗钱就向你耍。”

围观的众人听了，纷纷鼓掌，发出阵阵笑声。

呼维民见状，怕真的动静大

了吵得风过庭出来，局面不好收拾，就对屈则鸣说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和大家讲几句话。”

屈则鸣不认得呼维民，唱着问道：

“请您年纪大眼神不好，敢问您到底是哪位领导？”

呼维民说：“我是北梁市总工会主席呼维民。”

屈则鸣唱道：

“原来是呼主席官职不小，我觉得您还是闪开为好。

我们找政府来讨公道，这问题你工会解决不了。”

呼维民苦笑着说：“我还没有说话，你怎么就断定我们不能解决问题？工会就是维护职工权益，为职工群众服务的。我觉得，十桩事情有十桩解决办法，一百桩事情有一百桩解决办法，但是我不赞成用这样的办法。大家能不能先回去？你们的意见，我们一定认真研究，妥善处理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不好？”

屈则鸣又唱道：

“俺原来在矿上干过工会，发几张电影票收个会费。

刷标语摆会场端茶送水，呼主席您说说对也不对？”

呼维民听他这么说，知道他他对工会还真有几分了解，正在思考怎么回答，一位农民工模样的



工人说：“工会能解决啥问题？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现在矿上连工会都没了——让白广发给解决掉了。”

屈则鸣见有人附和，兴致更高了，接着唱道：

“别怪俺对主席态度不好，只因为找工会也是白找。

平日日积小善两边讨好，遇大事泥菩萨自身难保。”

这时，工人日报记者闵直方闻讯赶了过来，见到这场面拿起照相机就拍，一边拍一边问屈则鸣：“你们怎么想起来，要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？”

屈则鸣用秧歌来回答他：

“这位记者您不知（道），俺也看过工人日（报）。

认真学习三中全会（会）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（则）。

求你多拍几张照（片），好让百姓都能瞧（见）。

新闻给咱仗义执（言），帮咱工人讨工资……”

每一句歌词都省略了最后一字，还能够押上韵，更显出过人的急才。周围的人听了，纷纷喝彩。屈则鸣面露几分得意之色。（连载13）